

## 五十年法學教育之省思

### —新法學教育構建之必要性—

黃 清溪

我國具有規模性的大學，幾乎都設有法學院或法律系、法律相關院系，全國具有相當的數量，就讀學生數是全體學生占比居於高位的院系之一，法學教育對現代大學高等教育的構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對各大學創設法律院系教育成效之評價或排名序列，以國家考試即司法考試以及公務員高等考試合格人數之多寡為判斷基準，是現今社會上黯然默認之規則。

據此，各大學的法學教育以培養法曹以及官僚之專業人才為主要目的、目標，而諄諄為營。法學教育內容以法條文、學說、判例為內容展開法解釋論為核心的教育。

名稱即為法學院或法律系，以實際「法律」為內容施教授課也無可厚非。

問題是我國每年司法考試以及公務員高考錄取人數大約是占法律院系畢業生總人數的兩成左右，換言之，現在法律院系畢業生之八成以上是無法進入法曹或官僚領域。

現今我國法學教育是以培養法曹專業人才的教育目標，結果僅一、兩成的學生培養成才，那直說我國法學教育目前僅有一、兩成的教育成果是正確評價，也不為過。

然而，更深刻的問題是對八、九成不成器的畢業生如何交代說明。成為工廠生產之不成品之廢棄物，只好任其自長自滅，置之不理。為了造就一、

兩成之人才，犧牲八成以上的人，合算值得嗎？慘忍否？沒責任嗎？如此的教育不是徹底失敗嗎？近九成的畢業生何去何從，不可不問吧？

曾有無數次的經驗，受到很正派的學生提出質問「老師，我對當法官、律師或高官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念法律後將來還有什麼出路？」或「老師，學法律不參加高考，法律專業還有甚麼地方可以發揮？」等等類似的問題的發問，幾乎每次都啞口無言，無法理直氣壯的回答，頂多是很不自信，很不負責任的回答。「從政、經商、當教師或進入公司當主管，可走的路很廣呀！」或「不是大家都進了商界，金融界或自己創業，結果幹得很好的很多呀！」之類的回答。

之後回想，從事這種工作，非法律系畢業不可，也非法律系畢業生的強項，更非要用法律專門能力不可，任誰都可以充當，反而可以說是法律系不成器、瑕疵品的畢業生的廢棄物再度利用而已。這是法學院系是法曹官僚養成所以外獨自性、專門性的教育目的理念之欠缺所造成的惡果。

但是到底我國「法學教育」的意義、目的，曾有認真構想確立過嗎？如上述，下意識之下，我國法學教育自始迄今，均奉以培養法曹、官僚人才為中心目標，而這本業的正當性、合理性，幾乎沒有被置疑過。大學教育論是有存在相當數量，而單以法學教育的論述，以我的管見幾乎是沒有見過，這是問題點。

反過來思考，以遵從「大多數原則」(majority rule)，法學院系的法學教育是否應當以這一群不入法曹之壓倒性多數派學生為對象，才是合理且正當，這是從事法學教育幾十年來一直抱持著的疑問點。

對我國傳統正宗的法學教育生疑，那就得負起改革更新、創建「新時代法學教育」之使命。

新的法學教育之構想提示之前，更應當確認的事，法學院系畢業生他們能在社會什麼舞台登場演出，扮演什麼角色，也就是指明他們的出路，這個確定之後才能正確把握他們所需要的專門能力，針對其需要施教培養，才是教育意義之所在。

首先何處是他們的舞台，整體社會、法律規範所及範圍是法律控制區，是法曹專業人才的舞台，一般法律畢業生因資格限制，無法涉入。

法律效力所不及之廣大空白空間，是任由主體間自主自治的空間，但並非無法律地帶，依然需要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在自主自治之下，各個團體組織制定各種法令規範，規則等，各種行為之準則、原則、要領、指針等或主體間之各種條約、契約等等，用來維持各自所屬小範圍的社會秩序。這些自治性的規律規則層層不盡，其制定以及運用就必須俱有法律專門能力才能勝任，而且這個工作量無窮盡，與日俱增，必然是大量人才之需求，這就是法學院系畢業生的廣大舞台，學生畢業到各種公司、組織或政府、地方自治團體就職，負起自治性規律的制定以及運用，為所屬社會維持秩序，創造福利，成為該社會的領導者、造福者，是多麼有意義的康莊大道的人生出路。

找到了廣大的舞台，接下來就是如何教育的問題。這個「新法學教育」須從零開始重新創建，教育目標、課程內容、授課方法等等均需從頭構想設計，是個浩大困難的工程。本人是一直在構想，努力開發途中，但深深感覺事事之重大，絕非能力淺薄又是門外漢的本人所能勝任。因此在此僅能做個粗淺的描述。

課程設計為導入教育，專門基礎教育，專門展開教育等階段。入學新生首先教育社會上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存在，培養價值多樣性、相對性的認知

與容納。取得對既存概念及價值觀的自由，是導入教育階段。在此認知的基礎上再進入法律、法令、規則等規律制度的學習是專門基礎教育，最後再進入專門教育階段，學習如何創設制度規律、按步就班的學習。向來以條文、學說、判例為教材而展開的解釋論之概念法學之教育並非全部排除，需要一部分留下採用。

再重複說明，我的想法是法學院系的教育應以將來畢業生進入各種各樣的集團(國家、企業、地域、社會)為集團構成員的幸福創造最適宜的規律之人才培養為目標。雖然施教的教材是「法律」，但不能依循既往的教育方式，應將僅以既存法律的解釋論為主軸的概念法學排除，而改以透過法律等學就「規律創設能力」。具體來說，條文、判例、學說介紹說明之前，這個條文規定的目的，以何人之利益而規定，或是為誰跟誰之利益平衡之考量而定，該規定的目的與實際機能是如何，倘若無此規定如何應對？如此將「法概念之解釋論」改成「規律創造」教育是根本的立論。

最後再強調，新法學教育要走出傳統的概念法學論之玄學教育，與其保持距離，但絕對不能一舉流為泛知識普及的一般教養教育或基礎知識能力培養的通識教育，必須堅守是俱有獨自、專門性的高等教育，培育專門人才而非專業人才。

如此之下，法曹等專業人才如何培育，反而成為問題，必須有交待！針對此問題的說明，只能期待另外的機會。

今天在此只是將問題提起，期盼掀起小波紋，並獲得各位的共鳴，增加同行同伴，一起努力，形成巨大潮流，在很遙遠的將來，達成「新時代的法學教育」的創建目標。